



# 沐水村胡变迁

山西人民出版社

# 流水村的变迁

\*

山东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济南經9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001号

山东新华印刷厂濰坊厂印刷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

書号：4028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6 • 印张 1 5/18 • 字数 18,000

1965年3月第1版 1965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20,000

統一書号：T 3099·338

---

定 价 · (3) 0.11 元

## 編者的話

过去流行着一首歌謠：穷人头上三把刀：租子重，債利高，苛捐杂稅如牛毛；眼前只有三条道：要飯，上吊，坐监牢。这首歌謠說出了旧社会豺狼当道、恶霸橫行，封建势力勾結官府作威作福，无恶不作的情形；也說出了劳动人民受剝削、受压迫，生活不如牛馬的悲慘地位。

“共产党，象太阳，照到那里那里亮。”工人农民在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下，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政治、經濟上翻了身，当了国家的主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过着平等幸福的日子。想想从前，看看現在，真的换了人間。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階級和階級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我們永远不能忘記过去，永远不要忘记階級斗争。

为了帮助讀者了解什么是階級、階級压迫和剝削，什么是真正的平等，什么是真正的幸福，我們編輯了这套讀物。它包括家史、村史、厂史、地主的罪恶史、农业集体化的好处等几个方面的內容。这些活生生的階級教育材料，告訴我們什么是苦，什么是甜。启发我們想想过去，看看現在，望望将来，提高階級覺悟，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积极投入階級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项伟大的革命运动，把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六五年一月

## 階級教育讀物

集体經濟展翅高飞  
公社結起連心鎖  
幸福話儿說不完  
苦乐兩重天  
血泪話家史  
九死一生  
流水村的变迁  
工人养肥资本家  
五代矿工百年泪  
艺徒泪  
宁死不屈的解文卿  
害人魔王高圣君  
大店“庄閻王”  
吸血鬼牟二黑

統一書号：T·3090·335

定 价： 0.11元

## 目 录

流水村的变迁 .....	1
千秋万代的教科書 .....	31
——居岭庄大队的村史碑	

## 沭水村的变迁

在沂水县境内的沭河南岸，益新公路东侧，有个村庄，名字叫做沭水。当我们踏进沭水村，就会看见到处是一片兴旺的景象。可是，旧社会的沭水村，是个灾难重重的村庄。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地主阶级的残酷压迫剥削，各种天灾人祸的迫害，造成沭河两岸赤地千里，蓬断草枯。我们看看解放前后沭水村的巨大变化吧！

### **瘟疫流行水发灾，地主吃人更厉害 穷人白骨堆成山，地主家业大起来**

说起沭水村过去的苦难，真叫人心酸落泪。

有一支歌不是这样唱么：“旧社会好比是，黑格洞洞的苦井万丈深，井底下压着咱们老百姓……”在那万恶的旧社会里，普天下的穷苦劳动人民，哪一个不是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哪一家没尝受到飢

寒交迫的滋味？可流水村的群众所遭受的苦难却格外深重。如果在这个村里找找那些从旧社会中侥幸活过来的老年人啦啦当年的情景，他们会无限心酸地向你倾诉这个村过去遭受的“六害”、“三抢”、“四大灾”。

所谓“六害”，是国民党反动派、地主、土匪、日寇、疾病、天灾。所谓“三抢”，是这个村曾遭受土匪和军阀刘黑七、孙传芳等三次大规模的抢劫。所谓“四大灾”，是一场瘟疫、一场水灾、一次日寇飞机的轰炸和日寇在这个村里安据点。这“六害”、“三抢”、“四大灾”，使流水村的群众在火海中挣扎，在刀尖上呻吟。单单“三抢”和“四大灾”就夺去了七百七十四条贫苦人民的性命。流水村本来是个七百多户的大村，到后来却变成一个不足百户的小庄。六百多户人家有的死绝，有的外逃，全村到处是断壁残垣、墙倒屋塌，屋框子里长满青草，炕头上野兔窜来窜去，那种凄惨荒凉的景象，真是叫人看都不敢看。

流水村在这接二连三的大灾难中，当贫苦农民墙倒屋塌，全家老少没有栖身之地的时候，有的人家的普通瓦房却变成了高楼大厦；当贫苦农民病



死、餓死而拋尸荒野的時候，有的人却吃得腦滿腸肥；當僥倖未死的貧苦農民在冰天雪地裏哭兒喚女、啼飢號寒的時候，有的人家却在高樓大廈裏過着燈紅酒綠、荒淫無恥的生活。他們是誰？是門、田兩家地主。姓門的叫門廷棟；姓田的叫田公彥。

“殺不了窮人，出不了財主”，這是地主階級的一條發家之道。黑心的地主又有哪一家不是靠吃人肉、喝人血肥起來的！就在各種自然災害降臨到流水村人民頭上的時候，當地的門、田兩家大地主却看做是他們進一步擴充家私的“天賜良機”，向人民張開了吃人的血盆大口。

“四大災”中的那場瘟疫，發生在一九一八年。得病的當然首先是窮人。在那瘟疫流行期間，家家戶戶的茅屋草棚中都傳出病人痛苦的呻吟聲。那年頭，窮人是“生得起病，吃不起藥”。村中的藥鋪是門、田兩家地主開的，他們見發財的機會已到，就拚命提高藥價，藥價一天漲幾漲，真是到了“黃金有價藥無價”的地步。前來抓藥的人，必須一手交錢一手拿藥，沒有錢就得拿着地契文書來頂，這就格外苦了那些既無錢又無地的貧苦農民，他們得了病，

只有咬着牙等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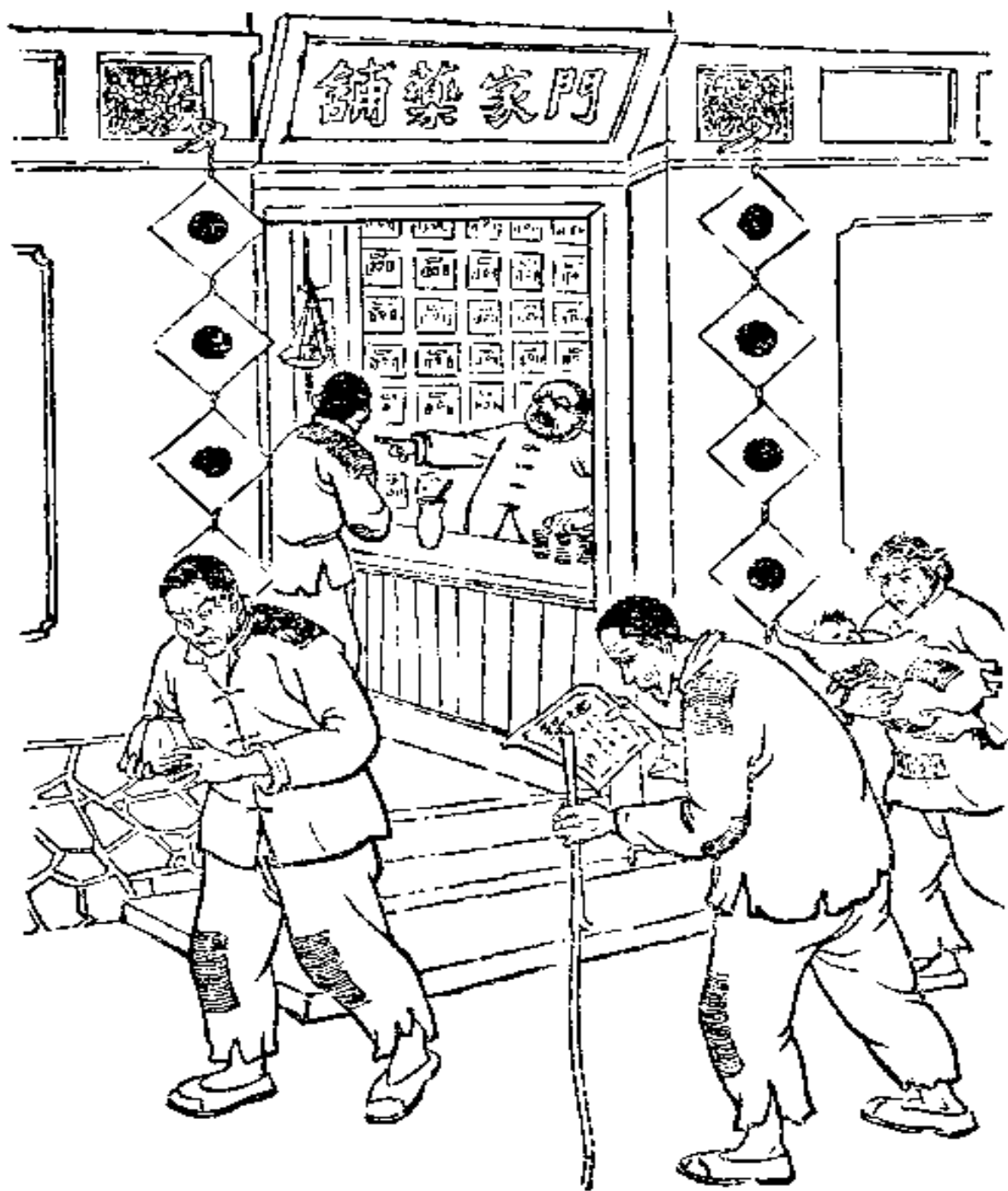
貧农张文会一家十三口人病倒九口，他眼睜睜地看着年老的母亲、才会說話的儿子在病床上翻身打滾，自己一点办法也沒有，心中痛得象插进万把鋼刀，眼泪扑簌簌往下流。他那老娘用瘦如干柴的胳膊指着哭叫的小孙儿，对张文会說：“我七老八十的人了，死就死了吧，可他，死了有多冤，你还是想想办法給他治治吧！”可哪来的办法呢？张文会橫了橫心，觉得只有硬着头皮去求地主，求他們賒給点葯。当他走进門家地主开的葯鋪时，地主門廷栋正坐在太师椅上拿着水烟袋抽烟，沒等张文会张口，門廷栋就說話了：

“来抓葯对不对？带錢来沒有？”

张文会强装着笑脸，說：“求求你先賒給付葯，錢以后一定……”

門廷栋把水烟袋朝桌上一放，冷笑一声：“壠地沒有的穷光蛋也想吃葯，去！”

当张文会一走出那挂着“济世活人”大匾的門家葯鋪时，泪就唰地淌了下来。他有心再到田家葯鋪去試試，迎面碰上中农刘中季，一見刘中季手中捧着葯，正想张口問他葯是怎么来的，誰知刘中季两



眼泪汪汪地、象发疯一样见人就说：“家里那几亩地被我卖啦！不能眼看着病人等死呀！”张文会一听，知道他的药是用地换来的，自己再去也白搭。当他回到家里的时候，他那受了一辈子牛马罪的老娘，已经两腿僵硬的躺在冷炕上，老人的手，至死还握着小孙孙的瘦胳膊。张文会一看，眼前一黑，一头栽倒在炕沿上……

就是这场瘟疫，张文会全家十三口人，不到一个月就死了六口。在这场灾难中倾家荡产的更不计其数。农民刘金甫有八亩好地，因为和门廷栋的地挨着，地主早看中了，平日正苦于无法下手，正巧来了这场瘟疫。刘金甫吃了他家几付药，这八亩好地就到了门廷栋的手里。在瘟疫流行期间，沈水村一天要抬出几十口死人，全村共有二百一十口穷人送掉了性命。门、田两家地主在一片哀号痛哭声中张灯结彩，大摆庆贺筵席，因为他们的地亩册子上又增添了一千三百亩良田。门廷栋在庆贺筵席上，喝得醉醺醺地说：“要是老天爷有眼的话，再来上几场瘟疫。我门廷栋怕的是穷人造反，就是不怕穷人生病，穷小子死的越多，咱们的家业就越来越大。”

门廷栋没把瘟疫再盼来，但盼来了大水灾。一

九三七年六月二十四日的深夜，風雨交加，暴雨傾盆而下，在天將放明的時候，只听一聲轟隆巨響，村北的流河決口了，滔滔的洪水象脫韁的野馬漫野奔流。洪水沖進了村莊，人們還在夢中。剎時間只听到一片墻倒屋塌聲，人們呼兒喚女，掙扎逃命。天亮之後，大地成了一片汪洋，糧條、衣物、農具、家具，人和牲口的屍體到處隨波飄流。這一次大水災，共沖塌房屋兩千多間，死了三百二十口人。

儘管洪水這樣大，但門、田兩家地主却安然無恙。因為他們平日早強迫着佃戶給他們修下了高大的圍牆，洪水再大也沖不進去。當人們在洪水中哀號求救的時候，門、田兩家地主却各自站在圍牆上看熱鬧，想心事。洪水中的聲聲哀號不但沒能打動他們，反而引起了他們乘機吞并土地、擴充家私的惡毒念頭。門廷棟的大兒子門介明手捻着胡子，滿臉喜氣地說：“真是上蒼有眼、祖宗積德，門家發財的時候又來了。”并暗自打算：洪水退後，窮小子們來借糧不能馬上借給，得餓他們幾天再借，叫他們吃一斗還三斗……

洪水退了，坡里的莊稼一掃而空。沒有被洪水沖走的窮人，也知道地主家的糧食不能借，借他們

的粮吃等于吃毒药。但饿得实在没有办法了，只好眼含着泪水到地主家里去借粮。这时“黄金有价粮无价”。借一斗还三斗的驴打滚高利贷，又逼得农民不得不用土地还帐。一场洪水，使流水村的沟边路旁增添了累累白骨，也使地主的田产家业越滚越大了。

流水村的人民，不但遭受到上面所讲的各种灾害，而且三次遭受大土匪刘黑七、孙传芳等的搶劫。刘黑七来村搶劫时，是一天的夜里。刘黑七带着一帮匪徒包围了村庄，一排子枪攻进了围墙，进村后就杀人放火，奸淫妇女，搶劫东西，无恶不作。这次搶劫，流水村的群众被打死打伤数十人，东西也被搶光。村里有个七十七岁的秦福修老汉，当时曾被他们打了两枪，因为他躺在血泊里装死，才侥幸沒被打死，至今脸上还有两个大伤疤。象这样大规模的搶劫，流水村在七八年内就遭受到三次。

**血汗流尽腰累弯，年年只把糠菜咽  
封門揭鍋砸飯碗，佃戶命运真悲惨**

在一九三四年，流水村的三千多亩土地，竟被

門、田两家地主吞掉两千多亩。另外，他們还在周围的村子里侵吞土地两千多亩，安商号、搞作坊、办錢庄，投机倒把、哄抬物价，垄断当地的經濟命脉，千方百計压榨剝削群众。

破产的农民，丧失了土地之后，只有租种地主的土地，当佃戶。农民当了佃戶就成了地主的奴隶。地主对佃戶可以任意进行政治迫害和人身污辱，把佃戶看成是他們的牛馬。地主得意地說：“既然种了我家地，就得任我打来任我欺。”

門、田两家地主对农民的剝削很恶毒，而且花样很多。对农民剝削最重的要算是“地粮食”、“地麦子”。所謂“地粮食”，就是地主在春天强迫农民吃他家发了霉的杂粮，到秋收时还新粮食，而且要吃一斗还三斗。所謂“地麦子”，就是地主在冬季强迫农民吃他家的麦子，到明年收下麦时还清，吃一斗要还四斗。这样的高利盘剝，农民忍飢挨餓不吃他們的粮食行不行呢？不行。他們这种“地粮食”，是按佃戶租种土地的多少来分的，种地主一亩地要吃二十斤“地粮食”，哪家佃戶要是不吃，就会立即遭到退地、揭鍋的威胁。这种“地粮食”，实际上是拴在农民脖子上的——一条无形鎖鏈，使农民年年給地主白

种地。除“地粮食”以外，种地用的种子也要向地主借贷，用一斗到收获时还二斗。地主规定的地租，名义上是收获的粮食对半分，实际上是先把这些“地粮食”、“种子粮”还清以后，剩下寥寥无几的粮食再对半分，这样一来，农民哪里还能分到粮食呢！

沈水村的贫苦农民除了受門、田两家地主的地租和高利盘剥外，还必须无偿地给他们“打房工”、“出外差”，每年春节和中秋节要给他们送“锯锅礼”。所谓“打房工”、“出外差”，就是白给地主干活，而且得随叫随到，要是去晚了，地主张口就骂，劈头就打，还口口声声要退地，要砸锅。什么叫“锯锅礼”呢？就是用“礼”把锅锯住，不要被地主抽地砸掉饭碗的意思。送礼的标准是：一对猪蹄，一对大鱼，一对鸡，四斤点心，四斤粉皮等。这几项加起来，要花二斗多粮食。地主收下礼就算过了关，可以再种一年地，要是不送礼，就只好搬家出门，逃荒要饭去了。佃户们的饭碗是摆在地主的脚尖上，随时有被踢翻打碎的危险。

现在就看看門、田两家地主是怎样压迫剥削佃户的吧：

賈长洪是地主門廷栋家的老佃户，从他爷爷



起，三輩子給地主當牛馬。他一家六口人，租種了地主的六十畝地。一家人拚死拚活地勞動一年，到頭來不光什麼也得不到，甚至把收穫的糧食都給地主，還要倒欠地主的糧食。

有一年大旱，賈長洪全家老少拚命在坡里干活，大人挑着水澆地、刨窩，小孩在後邊點種，火毒的太陽晒得小女兒幾次暈倒。好容易苗子出來了，他們全家又白天黑夜拚命地挑水澆地，希望多打點糧食，好在交租、還帳之後能剩下點糊口。糧食登場了，全家老少拉着碌碡滿場轉。等到把糧食揚淨、晒好，地主帳房先生拿着帳本、端着算盤來了，只听他劈哩叭啦邊打算盤邊念：

去年欠“地糧食”一石二，一斗還三斗，本利共是三石六；

去年欠“地麥子”一斗，一斗還四斗，本利共是四斗；

去年欠“種子糧”三斗，一斗還二斗，本利共是六斗；

去年借錢十塊，長利五塊，本利折糧一石；

.....

帳房先生邊念，賈長洪邊發抖。他辛苦一年打

了十一石糧食，被地主全拉走，还倒欠地主一石二斗。糧食被拉走了，全家老少坐在場里嚎啕大哭。

賈长洪一家，除了給門家大地主种地外，每年得拿出二百多天的時間給門家“打房工”。这就逼得賈长洪不得不白天給地主“打房工”，晚上再披星戴月去种地。除了賈长洪本人外，連他的老婆也得长年累月的在地主家里做飯、洗衣裳，还得給地主奶孩子。

地主家的“太太”、“少奶奶”們，为了“保养”自己，使自己的“花容月貌”永不衰減，生了孩子要叫別人来喂奶。賈长洪的老婆生小孩才几个月，孩子还需要吃奶，地主門廷栋硬逼着賈大嫂去給他的孩子喂奶。怎么办？賈大嫂只有狠心把自己的孩子扔在家里，用滿腹糠菜变成的奶汁去哺乳地主的子。賈大嫂有几次从地主家回来，看見自己的孩子餓得哇哇直哭，两条小腿在破席上乱蹬，脚后跟的嫩皮都被席划破了。儿是娘的連心肉，賈大嫂看了怎能不心疼。这一天，賈大嫂到地主家去干活，就偷偷把孩子带了去，藏在飯屋的柴禾堆里，等到奶完了地主的子再偷着喂喂自己的子。孩子在柴禾堆里被乱柴扎得哇哇直哭。賈大嫂一听孩子哭，就吓得

急忙去捂住他的小嘴。但孩子的哭声终于被地主婆子听见了，她恶狠狠地跑到柴禾堆跟前，扯着孩子的小腿乒乓就是几巴掌。疼得贾大嫂急忙趴在孩子的身上去遮挡。地主婆子一把撕住贾大嫂的头发，象凶煞神似的吼道：“怪不得这几天俺家孩子直哭，是你诚心把他饿的。你想饿死你少爷，是安的什么心？”这时，地主门廷栋也出来了，他连声吼叫：“叫贾长洪来。”等贾长洪来到他面前时，他把手往腰间一抹，冷笑一声：“你两口子真是泼妇刁民，从现在起，你全家马上滚蛋。”当贾长洪含着满腔悲愤领着老婆要走的时候，门廷栋一想：让贾长洪和他老婆走了，就没人干活和奶孩子了，接着又大喝一声：“算了！往后不许带孩子，要是再带，马上揭你的锅，封你的门！”

贾长洪受虐待、受侮辱的事例是举不胜举的。一天早晨，门廷栋的大儿子门介明倒背着手，悠闲自在地看贾长洪给他家挑水，一担又一担，累得贾长洪大汗淋漓。贾长洪刚把水缸挑满，正想转身回去，门介明忽然大喝一声：“回来！”贾长洪不知啥事，只听门介明说：“你刚才放了个屁，把这缸水全臭了，你得另挑！”这简直是拿着穷人开心，硬

逼着賈长洪把水挑出去，再重新挑滿水缸才算了事。

有一天，賈长洪和另一个叫张廂的佃戶，給門家大地主鋤牲口草。象小山一样的草垛都鋤完了，地主忽然說：“不行，你鋤的太粗了，得重鋤。”张廂滿脸苦笑着說：“掌柜的，这碎草沒法再鋤二遍呀！”地主一听，大发雷霆罵道：“穷小子不老实，我說話你竟敢不听！”上前抓住张廂头上的小辮子猛的一扯，生生的把辮子帶着一块头皮硬揭了下来，疼得张廂沒命地叫，鮮血順着脖子往下流。当时生活在地主魔爪下的佃农，就是过着这样牛馬不如的悲惨生活。

佃戶家不仅大人受地主的欺压、剝削，連小孩也不能幸免。有一天，賈长洪到坡里去干活，家里只剩一个小女儿。这时，門介明的儿子跑到賈长洪家，看到賈家天井里种的几棵向日葵长得很好，拿起刀来就要砍。賈长洪的小女儿不讓他砍，他哭着跑回家去。地主門介明勃然大怒，跑到賈长洪家，把賈长洪的女儿打得鼻口流血，不能动弹。賈长洪回家后，見孩子被打得奄奄一息，心里暗想：全家人挨餓受冻，当牛当馬，劳累一年交了地租，

什么也没剩下，大人孩子还要受这个气。賈长洪越想越气愤，怎么也压不住心头的怒火，他拿起二齿子气冲冲地跑到地主家的大門口，大声喊道：“我今天和你們拚了！”地主見势不妙，赶快把大門紧紧关上，一天也没敢出来。

地主看着賈长洪越来越不受他欺压，又加上賈长洪的大儿子一天天长大了，在十七岁那年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这样一来，地主更加仇恨他，便退了賈长洪租种的地，把賈长洪一脚踢开，并把他家的东西抢得一干二净。

賈长洪一辈子受尽了地主阶级的摧残折磨，他給門家地主种了二十多年地，先后被地主封門揭鍋九次。二十多年中，他累得腰弯骨折，而打来的粮食却全部流进了地主的粮仓，自己全家老少没吃过一顿饱饭。最后血被吸干，骨髓榨尽，被地主一脚踢出門外，到处討飯流浪，十二岁的女儿，活活冻餓而死。这就是佃戶賈长洪悲惨的一生。

流水村的佃戶，哪一家沒有一段辛酸的血泪史。被門、田两家地主摧残得家破人亡、逃荒要飯的还有很多戶，賈长洪的悲惨遭遇，只是其中的一例。

## 一生不把鋤杠摸，只知玩乐講吃喝 杀人如同踩螞蚁，地主个个是惡魔

佃戶被地主压榨得个个腰折骨断，但地主們却肥得淌油。他們靠着从佃戶身上榨取来的血汗，过着奢侈无度、荒淫糜烂的生活。

門、田两家地主的住宅，都有高大的围墙。这围墙是抽調佃戶輪流“打房工”建筑起来的。建筑围墙时，每天用工二百多个，費了三年的時間才修建成功。围墙里面是富丽堂皇的院落，門楼上是飞簷兽脊。院內有东西厢房，有客厅，有正楼。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浸透了劳动人民的血汗。佃戶們都叫这里是“閻王殿”。

門、田两家地主还有自己的武装，仅門廷栋家就有长短枪三十多枝，他們还招收地痞流氓成立了“护兵队”。地主門介明当反动村长，和反动区长是亲戚，和国民党县政府有勾結，哪家佃戶敢抗租不繳，或者他們認為哪个佃戶不順眼，只要送一张“名片”到国民党县政府里，被告的佃戶立时就会蹲監入獄。

門、田两家地主，仗着他們有权有势，任意摧

残穷苦农民，杀人就象踩死个蚂蚁一样。有个叫张妮的小女孩，不满十岁就被門家买来当“丫鬟”。张妮在門家受尽了百般折磨，在泪水中长大。有一天张妮突然被地主打死了。打死之后，地主命令放牛的长工說：“快拉出去埋了，不知抬举的东西，自找死路。”一个年輕輕的姑娘就这样不明不白的含冤死去。后来，才知道是地主对她强奸未遂，羞恼成怒，就在夜間把她活活打死了。

地主家里有成群的“丫鬟”，她們的命运比佃戶更悲惨。她們都是貧苦人家的女儿，她們的父母被逼得万般无奈，才忍痛把自己的亲骨肉舍进了火坑。她們在地主家受尽了凌辱和折磨，有的象张妮那样含冤而死，有的被地主高价轉卖，有的侥幸活到解放，也是滿身伤痕斑斑，留下那段奴隶生活的烙印。請看看小荣这个“丫鬟”的悲惨遭遇吧：

小荣是地主門玉武(門廷栋的三儿子)只花了两块五毛錢买的一个要飯妇女的孩子。她来到門家时才七岁。开始地主叫她睡在門洞子里，管着开关大門，門洞子里鋪把干草，就象狗窝一样。有时她睡着了，開門稍迟，地主抬腿就是一脚，常被踢得嘴里淌血，鼻青脸肿。

等到小荣稍微大点之后，被派给门玉武的老婆支使。这个地主婆是个出名的母老虎，平常为了争风吃醋心里不痛快，就拿小荣出气，动不动就是几巴掌。夏天，母老虎睡觉，小荣得在一旁打扇子，要稍微打个盹儿，母老虎伸手就撵，撵得小荣浑身上下青一块紫一块。冬天，母老虎铺三盖四的睡在暖帐里，却叫小荣穿着条单裤躺在地下，冻得小荣直哆嗦。母老虎却对人说：“对了龇就得这样，要是叫她睡得舒舒服服，就不好支使了。”有一次，小荣给母老虎端菜端晚了，母老虎把菜朝着小荣劈头就浇，烫得小荣脸上立时起满了紫泡。还有一次，门玉武叫小荣烧水，嫌烧得不开，提起一壶开水就往小荣头上浇，小荣被烫得当时晕了过去，满头满脸脱了一层皮，头发只剩下稀疏的几根了。

在这种残酷的折磨下，小荣被摧残得不象人样，整天呆呆的，神经也失常了。这样一来，挨打的次数更多了。一个严寒的冬夜，地主的儿子要拉屎，母老虎打醒小荣，叫小荣点起油捻子照着。小荣冻得打战战，一不小心，捻子上的油滴到地主的儿子身上一滴。这下可惹下了大祸。母老虎把油





捻子夺过去，一手擰着小荣的耳朵，一手拿着油捻子烧。母老虎怕吓着她的孩子，就用破布塞住小荣的嘴，不让她哭号，疼得小荣直跳。这一回，小荣的耳朵被烧烂了一块，撕成两半。

小荣遭受到这样惨无人道的摧残，她疼在身上，恨在心里。晚上，她躺在冰冷的地上，心里越想越恨：“狼心狗肺的地主呀，你们欺压得我好苦啊！有朝一日有人来救我，我要把你们这些坏蛋砸个稀烂。”

小荣在这座人間地獄里，整整熬过了二十个年头，直到流水村解放，她才重見天日，跳出了苦海。

門、田两家大地主，不仅剝削佃戶、摧殘“丫鬟”，还任意强奸妇女。有一戶貧苦农民，刚娶上个媳妇，过門不久，田公彦的二儿子田允武从樓門上看見了。他看着这个媳妇长得漂亮，便生了歹心。有一天，这媳妇的男人出門干活去了，家中只剩下她一个人，田允武見时机已到，便指使他的狗腿子，把这个妇女搶架到樓上，任意侮辱糟踏，一直霸占了几个月才放出来。这个媳妇出来时已經被糟踏得不象人样了。群众知道后，都恨得咬牙切齿。

門、田两家地主欠下流水村人民的累累血債和他們的种种罪行，就是蘸干流水的水也写不完，这里叙述的不过是其中的几个片断罢了。

**地主杀人似魔王，又来日寇国民党  
烧杀搶劫苦难忍，流水人民齐反抗**

正当流水人民在苦海里掙扎的时候，偏偏又来

了穷凶极恶的日本鬼子。这真是难中遭难，苦上加苦了。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正逢流水村大集。前来赶集的四乡农民，把流水村的街道塞得水泄不通。中午，突然飞来了两架日寇飞机，在流水村上空盘旋。一阵机枪扫射之后，只听轟隆几声巨响，立刻弹片横飞，烟雾弥漫，人肉飞溅，血腥满街，人群里呼儿唤女，乱成一团。日寇这场轟炸，夺去了七十多口人的生命，六十多人受伤。贫农徐作奎炸得只剩下一个头颅；张立京腿被炸断，因无钱医治活活痛死。佃户孙照月被炸死后，母亲悲痛而死，妻子改嫁，从此家破人亡。

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一日，日本鬼子的铁蹄踏进了流水村，日寇在村里安据点、修碉堡，布鹿寨，先后放火烧掉房屋一百二十余间，拆掉一百八十余间，树木砍伐得一干二净。这群兽兵还到处搜粮食，抢猪羊，强奸妇女，杀人取乐，真是无恶不作。除了地主、富农认贼作父，被日寇认为是“良民”之外，所有的贫苦人民，都成了他们烧杀抢掠的对象。农民张连斗被兽兵用刺刀活活刺死。佃户李化清在坡里干活，被日寇当活靶一枪打死。贫农

张彦生因为给八路军做情报工作，被日寇抓进据点，严刑拷打后，又押送到伪县政府，逼得他家将仅有的一点土地卖净，才把人贖回来。日寇欠下流水人民的血债是无法计算的。

当时，不光日寇、汉奸队到处烧杀抢掠，国民党的常备队等烏七八糟的东西，也到处欺压人民，无恶不作。这时，真是人心惶惶，鸡犬不宁，能走动的都纷纷外逃。大街小巷，房顶院内，野草丛生，尸体遍地，许多野狗啃死人把眼都啃红了。

在这黑暗的年月里，受尽苦难的贫苦农民，渐渐认识到，要活下去，就要和敌人作斗争。有的群众和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帮助我们的游击队打击日寇。有的担任了游击队的情报工作，侦察日寇的活动，及时报告给游击队，使日寇一出动就碰壁挨打。

朱文振就是情报员中的一个。他从日寇在泲水村安上了据点后，就担任游击队的情报员，常常早出晚归，在敌人驻地附近活动。开始他是从敌人的侧面和行动上来侦察情况，这样得到的情报往往不及时，不准确。后来，他就主动和我部队研究，利

用巧妙的方式，讓我們的一位同志打進了漢奸隊。這樣就更能夠及時準確地得到敵人的情報。

朱文振除了擔任情報員，還巧妙地搞過敵人的槍支。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我們的同志自從打進漢奸隊以後，就在裡面物色爭取的對象，向他們講明革命的道理，動員他們携槍反正。同時，由朱文振同志與游擊隊約定好地點、時間、暗號，到時前來接人接槍。在約定的那天深夜，敵人都睡着了。朱文振悄悄地把人和槍帶到村頭，交給了游擊隊。并約定好，走出村外打一排子槍，偽裝八路軍前來襲擊，以掩敵人耳目，避免敵人找村內群眾的麻煩。鳴槍之後，朱文振又找人高聲呼喊：“八路軍來啦！”結果，敵人少了人、沒了槍，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

在黨的領導下，群眾展開了轟轟烈烈的抗日活動。一九四四年，日本鬼子被八路軍打得夾着尾巴逃竄了，流水村得到了解放。不久，流水村便建立了黨的組織。在黨的領導下，廣大貧苦農民組織了農救會，先後開展了減租減息、反奸訴苦、土地改革運動，向地主、惡霸、漢奸展開了激烈的鬥爭。在這尖銳的階級鬥爭中，地主階級不甘心滅亡，千

方百計地進行破壞和反抗。他們造謠破壞，拉攏佃戶，瓦解農會。但是受盡了他們剝削和摧殘的廣大貧苦農民，積壓在心頭的復仇怒火是无法平熄的。他們在黨的領導下，提高了階級覺悟，粉碎了敵人的各種陰謀詭計。在訴苦大會上，受盡壓榨和屈辱的佃戶們挺直了腰杆，聲聲血淚地控訴了地主的滔天罪惡，倒出了滿肚子的苦水，斗倒了萬惡的地主。佃戶、貧農，人人流着感激興奮的熱淚，高呼：“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

正當人民轟轟烈烈地進行土地改革的時候，一九四七年國民黨反動派向山東解放區重點進攻。國民黨匪軍來到了沈水村，到處抓人要糧，搶劫財物。被打倒的地主階級分子，又借尸還魂，投靠國民黨反動派，組織了還鄉團，到處捕殺革命幹部和群眾，沈水村的人民又一度陷入水深火熱之中。

但是，經過鬥爭鍛煉的貧苦農民，他們在黨的領導下，對國民黨反動派進行了英勇的抵抗。他們組織了民兵隊、自衛團，在保衛勝利果實的口號下，配合中國人民解放軍，和敵人展開了頑強的鬥爭。在敵人大規模進攻時，沈水村的黨組織就率領幹部

和群众轉移到东山里，和敌人进行迂回战、地雷战。国民党匪軍、还乡团逃窜后，流水村的人民群众立即回到村庄，对那些反攻复辟分子及时地进行了镇压，对反动地主、富农开展了复查斗争，打击了敌人的气焰，保卫了流水村的革命胜利果实。并当场处决了門玉武、門敬陶(門廷栋的二儿子)、田允武等罪大恶极的地主分子。在我解放大軍胜利反攻的时候，流水村的貧苦农民，又紛紛报名参军，踊跃支援前綫，在祖国的解放事业中做出了光荣的贡献。

## **党的路綫放光芒，广大农民心亮堂 互助合作紅旗飄，苦难流水大变样**

斗倒了地主，分到了土地，流水村的貧苦农民欢欣鼓舞，喜气洋洋。建立了人民政权，貧苦农民再也不受压迫剝削，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由的劳动，全村呈現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但是，分散落后的小农經濟不能使农民共同富裕起来，土地改革以后不几年，流水村就出現了阶级分化的严重情况。有一部分貧农，土地改革后虽

然分得了土地和房屋，由于人口多劳力弱，缺乏牲畜和农具，或者是遭到天灾人祸，就被迫不得不出卖土地和房屋。如貧农刘治嵐，土地改革以前，房无一間，地无一壠，过着吃上頓无下頓的貧苦生活。土地改革时分了十八亩地，高兴得他不知道說什么好。可是，他家中有十七口人，只有两个劳动力，又没有牲畜农具，庄稼怎么也种不好，打的粮食不夠吃。后来就不得不先后卖掉了十二亩地。卖了地，解决了眼前的一点困难，但往后的日子就更难过了。而一些富裕中农，由于人强馬壯，农具齐全，日子越过越好，就攢錢买地、放高利貸。

一九五三年，党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綫。流水村党支部，在上級党組織的领导下，向群众进行了大张旗鼓的宣传。使广大农民进一步認識到，要建設社会主义，要过共同富裕的生活，必须走农业集体化的康庄大道。

广大农民認清了这条光明大道，情緒高涨，劲头十足，紛紛要求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党支部的领导和党员、团员的带头下，从一九五三年冬到一九五四年春，短短两三个月的时间內，就先后成立了四个初級农业生产合作社，大部分貧农、下中



农入了社。在刚成立起初級农业生产合作社时，因为对搞集体化的大生产沒有經驗，党支部派干部参加县和区举办的互助合作訓練班，学习党的方針政策，学习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經營管理办法，并主动向外地兄弟社学习經驗。到一九五五年，为了扩大生产，統一經營管理，全村四个初級社又合并为一个高級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九五八年又成立了流水人民公社，流水村划成了四个生产大队。流水人民在农业集体化的道路上跨进了一大步。

成立人民公社以后，集体經濟的力量大了，經營范围也越来越广，流水人民在改造自然、发展生产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过去一家一戶过日子的农民連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現在办起来了，人民公社充分显示了农业集体化大生产的无比优越性。

过去沅河經常泛滥，流水人民祖祖輩輩遭受着它的灾害。解放后組織起来的流水人民，首先在村北沅河南岸修建了一条三米高、七米寬、八里长的大堤，并在五百多亩的河滩上栽滿了树。这样既防止了河水泛滥，又发展了林业生产。在沅河上游，县里还修建了一座沙沟大水庫，把沅河拦腰閘住。从

此，給沅水人民带来无限苦难的沅河被治理好了，群众再也不会“阴雨雷响心发慌”了。

沅水人民还根据他们这里岭地和洼涝地多的特点，組織起来，挖沟排水，压沙打堰，到一九六四



年，已修起条田四、五百道，基本上排除了内涝。还在村西南門家林、村东东山跟，先后修建了两座小型水庫。这两个小型水庫可以浇地三、四百亩。現在流水村的四个大队和梨园沟大队又組成了水利大軍，修建一座小型水庫。等这座水庫建成后，流水村三面受山沟冲刷的危險就可基本解除了。

集体化以来，由于农民群众的阶级覺悟和劳动积极性不断提高，和生产条件的改变，农业生产也不断发展。一九六四年平均亩产达到四百一十八斤。

随着生产的发展，社員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集体化以来，全村盖新房二百四十多間，家家戶戶冬有棉夏有单，旧社会赤身餓肚的日子已經一去不复返了。过去这村的貧苦农民根本沒有上学的，現在这村設有完全小学一处，半农半讀小学四处，夜校两处。現在全村有中学生三十八名，高小毕业生一百二十八名，而且絕大部分是貧农、下中农的子弟。現在村里設有門診所，生产大队有保健員、接生員，人民的身体健康有了保障。如果有人患了急病，还可以及时送医院搶救。广大社員，特別是那些从旧社会侥幸活过来的老人，都

感动地说：“旧社会死个穷人不如死条狗，新社会死人也被治活了。”

旧社会的流水村是座人間的地獄，今天的流水村成了社員的乐园。旧社会的流水村苦又苦，今天的流水村甜又甜。

今天，我們生活在福圍里，决不应当忘記过去的苦难。永記过去苦，才知今日甜。

旧社会被我們粉碎了，地主階級被我們打倒了，但这决不是階級斗争的結束。那些住慣了高樓大廈、穿慣了綾罗綢緞、吃慣了山珍海味的地主，那些一貫騎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恶霸，那些一貫不劳而食的寄生虫，對他們已經失去的一切真会甘心情愿嗎？当然不能！他們連做夢也在想着如何复辟，如何向我們进攻，如何夺回他們已經失去的“天堂”。如果我們看不到这些就会上当。我們应当把眼睛擦得雪亮，应当把手中的印把子、枪杆子攥得紧紧的，使階級敌人的阴谋永远不能得逞，使人民的江山万年长青！

（中共沂水县委）

# 千秋万代的教科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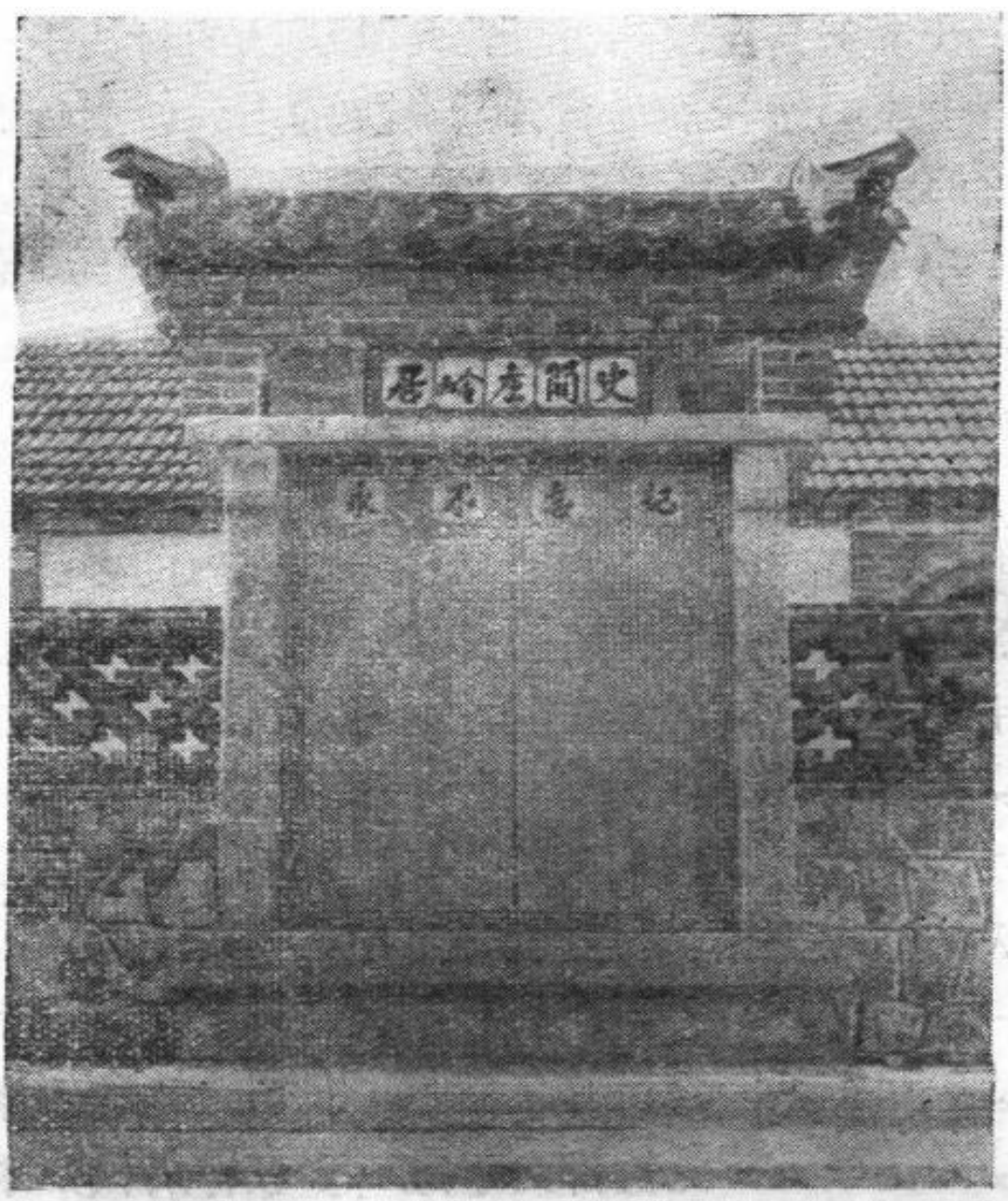
——居岭庄大队的村史碑

在泰安县丘家店公社居岭庄大队的村头上，豎立着一座雄伟壮丽的石碑。碑文的上面，刻着四个夺目的大字：“永不忘記”。这是居岭庄大队党支部，为了教育子孙后代永不忘記罪惡的旧社会，永不忘記階級斗争，坚决将革命进行到底而建立的紅色村史碑。

这座碑是一九六三年建立的。前几年，居岭庄的地主、富农分子企图利用續宗族家譜的办法，来抹煞階級界限，取消階級斗争，妄想用“和平演变”的手段，达到他們复辟反攻的政治目的。居岭庄大队党支部和在旧社会飽受階級压迫的广大貧农、下中农，看穿了階級敌人的阴謀詭計，及时地揭发了敌人的罪惡企图。党支部为了加强对社員特别是青年一代的階級教育，組織青年进行訪貧問苦，参加忆苦思甜大会，并編写了家史、村史。在这一系列活动的基础上，党支部为了进一步教育后代，永远

不忘階級鬥爭，決定建立紅色村史碑。

居嶺莊大隊黨支部的這個決定，得到了居嶺莊全體貧農、下中農的支持，他們推倒了那些宣傳封建禮教的“節孝碑”、光宗耀祖的“功名碑”，利用這





些旧石碑，建立了这座使子孙万代永远不忘阶级斗争的村史碑。

居岭庄大队的村史碑，记载了旧社会反动统治阶级的血腥罪行，记载了劳动人民在旧社会受压迫

受剝削的情況，記載了勞動人民在黨和毛主席的英明領導下翻身解放的經過，記載了貧農、下中農在歷次革命運動中做出的光榮貢獻。這座碑是對舊社會的血淚控訴；也是對黨對新社會的熱烈歌頌，表達了黨支部和貧農、下中農兄弟永遠不忘階級鬥爭，堅決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決心。

村史碑建成後，居嶺莊大隊黨支部經常組織少年兒童和青年們到碑前接受教育。通過講解碑文、講村史，教育大家永記過去的血淚仇，永遠不忘階級鬥爭，堅決把革命進行到底。

下面是居嶺莊大隊“永不忘記”碑的碑文：

舊社會的農村是一部窮人的血淚史，也是一部地主階級的罪惡史。

居嶺莊過去有一百八十五戶人家，土地兩千四百畝；地主富農十戶，卻占好地九百八十畝。他們依靠反動政府的保護，橫行鄉里，巧取豪奪，用各種手段殘酷地剝削農民，重租盤剝，佃戶每年的收穫，大部為其攫奪；高利放錢放



粮，三分利五分利，駢打滾利滾利，債戶无不为之破产；廉价雇工，役使虐待甚于牛馬。他們榨取了穷人的血汗，尽情地揮霍享乐。如地主馬景文、馬欣榮等都过着夏葛冬裘、花天酒地、奢侈荒淫的生活。此外，他們还与反动政府狼狽为奸，为虎作倀，助其敲詐勒索，橫征暴斂。如此黑暗世界，广大农民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甚至卖儿鬻女，要飯为生，終日在飢餓死亡綫上掙扎。当年我村慘遭重租高利盘剝的佃戶、債戶九十五家，当雇工的七十三人；三十八戶常年討飯外出逃荒，妻离子散的很多，至今尚无音信者即有十一戶。王玉柱兄弟五人，全給地主扛活終生，都因穷困未婚斷絕后代。三个哥哥死在異乡，而他自己五十三岁时，地主嫌他年老病弱，不能干重活，就把他赶了出去，被迫討飯度日，后来遂家庄地主逼他刨

殞，因他不干，竟遭慘打而死。鄭文齋父祖三輩給地主扛活，最後竟連兩間破屋也被地主馬景文謀奪，以致全家九口冬天蓋一床破被，睡在土坑里，八歲的孩子活活凍餓而死。劉夢堯為飢寒所迫，把孩子賣了四十元錢，賴以活命。臧登春因無錢納捐，十個月的嬰兒，竟被反動政府的爪牙活活摔死。

一九三七年後，日寇加緊侵略我國，禍國殃民的國民黨反動派，跑的跑、降的降，人民陷入新的災難。恰在這時，晴天一聲雷，來了共產黨，窮人得到了救星，看到了光明和希望。黨領導人民堅決抗戰，建立了民主政權。一九三九年，我村建立了黨支部，組織了農會、自衛隊，進行了減租減息、提高工資和反霸鬥爭。從此，我村開始了窮人翻身鬥爭的歷史，並為革命事業做出了貢獻。抗日戰爭時期，我村有四十四

人參加了八路軍或地方工作，二百三十人經常外出支援前綫，并組織民兵站崗放哨，捉汉奸、打石雷、反扫蕩，配合主力进行对敌斗争。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蔣介石又发动内战，大肆向我解放区进攻，到处奸淫烧杀；地主恶霸也乘机猖狂，恣行复仇。地主馬灿英等勾結还乡团在本村东河岸活埋了七个革命群众。全村一百五十一人曾被监禁，遭到非刑拷打。但革命人民决不屈服，我們在党的领导下，和匪徒进行了頑强的斗争，终于清算、复灭了劊子手們的罪恶和統治。一九四七年党中央頒发了土地法大綱。貧雇农高呼万岁！支部领导群众进行了土改，斗倒了地主、富农，分得了土地、房屋和浮財。打碎了封建枷鎖，劳动人民获得了翻身解放。

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毛主席领导我們逐步走上了共

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一九五〇年成立了生产互助组，一九五四年建立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九五六年又发展为高级社。一九五八年成立了人民公社，搭好了通向共产主义的桥梁。我们在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光辉指引下，充分发挥了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大搞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生产日益发展，产量年年上升，文化也大有发展，从而大大改变了我村穷困落后的面貌。目前，我们大队共有十二个生产队，二百六十三户，一千二百六十六人，耕种着两千六百九十九亩地，生活越过越好。想想过去，看看现在，我们如在天堂。但是被打倒的敌人，总想乘机反把。一九五七年，地富反坏分子就曾煽动闹退社，一九六二年蒋匪帮叫嚷窜犯大陆时，他们又造谣破坏，并阴谋组织各种反动道会门，欺

騙群众，破坏集体經濟。党告訴我們，从資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整个过渡时期，还存在着階級和階級斗争，被推翻的反动階級不会甘心灭亡，时刻妄图复辟。因此，我們必須提高警惕，永远不能忘記旧社会的血泪史，永远不能忘記階級斗争，坚决高举三面紅旗，艰苦奋斗，向更加幸福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前进！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中共居岭庄支部委员会  
居岭庄貧农下中农委员会

公元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日立

（山东省階級教育展覽会供稿）

